

■好书精读



1957年,31岁的邦廷和先生做了个影响他们一生的重大决定:为了不让他们的小孩在充满暴力与政治宗教纷争的爱尔兰长大,他们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新的国度安身立命。这个决定不仅成为邦廷走入童书创作的启始,同时成为她日后作品关怀的重要主题。

初移民时,尽管没有语言隔阂,邦廷在生活上仍必须面对许多待适应的问题,这段日子使她对许许多多跟她一样,从各地进入民族大熔炉的移民者艰辛的生活历程感同身受,因此,当她开始提笔创作时,便很自然在作品中呈现这些人的困境和问

少儿文艺

重要的人生课题

□刘清彦

题:从1988年描绘加勒比海岛国难民于感恩节前夕逃亡美国的《我要去美国》(*How Many Days to America*),1994年因加利福尼亚州大暴动而引发种族融合思考的《烟雾迷漫的夜晚》(*Smoky Night*),1996年借由墨西哥移民于圣诞节前返乡探讨国籍认同的《回家》(*Going Home*),到1998年叙述日裔美人在珍珠港事件后被送往集中营的《慰灵塔》(*So Far From the Sea*),处处可见邦廷对移民者的深情关怀。其中于1994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事》,也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邦廷在处理这类主题时,除了真实反映移民者的处境和问题外,更看重的是人性与生命本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故事中的这对祖孙,尽管他们面临着移民家庭的典型难关(生计压力和语言阻碍),却不因此受到理所当然的同情与宽待,他们同样必须辛苦工作换得温饱,也必须规规矩矩行事为人。故事的生活经验落差,很快地走进故事主角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品尝这段人生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体验并学习潜藏其中的课题。此外,邦廷也不忘在故事中温柔地提醒陪读的大人,陪伴和以身作则在小孩成长与生命学习过程中的深刻影响,一如故事

定的外公对小孙子和自我的坚持,并且陪同小男孩一起面对并解决问题,对渴望发展自我又必须遵守规范的小孩来说,这种亲身示范远比忧心忡忡的叨叨念念要更具说服力。

故事中的外公诚心弥补过错也为雇主着想,不仅换得雇主同等对待,愿意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更为自己赢回尊严和信誉,他们彼此关怀和接纳,造就了美好的结果。这其实也是邦廷常常调和在故事中的养分。邦廷曾经在一本自述传记的图文小书《从前》(*Once Upon A Time*)中写道:“从前我们破坏树林,现在让我们学习不要重蹈覆辙;从前我们参与战争,现在让我们学习和平的重要;从前我们不会彼此关怀,现在让我们努力付出关心,互相了解,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共享的世界岂不变得更美好吗?”我想,这不仅是邦廷的心愿,也是她对每位大小读者的由衷期盼吧。

有些事虽然很微小,却很重要,正如《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的教导:“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链接

伊夫·邦廷(Eve Bunting),美国知名的童书作家,擅长以简洁平实却张力十足的文字,关切与小孩成长相关的各种社会性议题,不论是孤儿、游民、战争、街头暴动,还是环境保护等主题,都有深刻动人的描绘。目前的中译作品有《开往远方的列车》《小鲁的池塘》《爷爷的墙》《艾莉丝的树》《记忆的项链》和《最重要的事》。

中的外公对小孙子和自我的坚持,并且陪同小男孩一起面对并解决问题,对渴望发展自我又必须遵守规范的小孩来说,这种亲身示范远比忧心忡忡的叨叨念念要更具说服力。

故事中的外公诚心弥补过错也为雇主着想,不仅换得雇主同等对待,愿意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更为自己赢回尊严和信誉,他们彼此关怀和接纳,造就了美好的结果。这其实也是邦廷常常调和在故事中的养分。邦廷曾经在一本自述传记的图文小书《从前》(*Once Upon A Time*)中写道:“从前我们破坏树林,现在让我们学习不要重蹈覆辙;从前我们参与战争,现在让我们学习和平的重要;从前我们不会彼此关怀,现在让我们努力付出关心,互相了解,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共享的世界岂不变得更美好吗?”我想,这不仅是邦廷的心愿,也是她对每位大小读者的由衷期盼吧。

有些事虽然很微小,却很重要,正如《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的教导:“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经典重读

《绿野仙踪》:奥芝国的秘密

□彭 懿

《绿野仙踪》,一个极具古典诗歌韵味的译名,其实直译过来十分直白,就是“奥芝国伟大的魔法师”。

它太有名了,加上又有好莱坞那部深入人心的同名童话歌舞片为它助阵,说它家喻户晓一点都不过分。从一百多年前诞生的那天起,它就受到了孩子们的狂热欢迎。狂热到了什么程度呢?狂热到一年就卖了9万部,狂热到作者弗兰克·鲍姆不得不终止其他的写作(在《绿野仙踪》之后,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了一部《美国童话》,可惜无人喝彩),只好放弃自年轻时时代就“一直渴望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念头,回过头来,继续“为取悦儿童”而创作《绿野仙踪》的续集,《奥芝国的大地》(1904)、《奥芝国的奥芝玛》(1907)……一本接一本,一写就是一生,一共写了14本。他写得无怨无悔,因为他知道“取悦儿童是一件甜蜜而又动人的事,不但温暖了我们的心,它本身也带来了回报”。即便是他逝世了,孩子们依然不依不饶,于是又有作家前赴后继,代替弗兰克·鲍姆写了下去,到1963年为止,竟然有40本奥芝国的故事问世。以至美国作家乔丹·布罗特曼在一篇题为《奥芝国迟来的访问者》的评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全美国的阁楼里,不知道保存着多少部几个世代之前的孩子们苦心收集的奥芝国的故事。

然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绿野仙踪》在美国并非一片颂歌,实际上它是一本(应该说是整个系列)饱受争议和质疑的书。

关于它的批判声一直不绝于耳,而且还相当刺耳;行文不甚优美,角色塑造得不够丰满;一个用乏味、没有创造性的文笔写成的平庸和机械的故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们甚至遭到一场空前围剿,被从学校和图书馆里清除了。《永远的男孩女孩:从友姑娘到哈利·波特的作者艾莉森·卢里回忆说:“我小时候必须要靠攒零花钱来买奥芝国的书,因为当地图书馆不愿意收藏这些书。”根据她的说法,那些儿童文学领域的权威们拒绝推荐奥芝国故事的一个理由是,它宣扬了一个颠覆性的信息。什么颠覆性的信息呢——弗兰克·鲍姆在书里写道:你可以经历有惊无险的冒险,结交新朋友,住在城堡里,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家庭作业,还永远不用长大。

不过,正如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童文学史纲》中所说的那样:“只有时间——而非童书行业的核心人物——可以决定奥芝系列的价值。也许时间已经决定了,因为这些书仍受到儿童的喜爱,而在成人之间也有愈来愈多的奥芝信徒。”确实,虽然迟了一点,但至少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绿野仙踪》成了超越时代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

那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它呢?

首先,要送给它一项荣誉桂冠:美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虽然有人愿意把它归为童话,弗兰克·鲍姆也说自己写的是一部现代童话(modernized fairy tale),但更多的研究者还是把它认定为幻想小说。例如吉田新一在《世界儿童文学概论》中就把它作为幻想小说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论证;《牛津儿童文学百科》里说到它时也没有用“fairy tale”这个词,而是使用了“fantasy”。《牛津儿童文学百科》里的原话是:“毫无疑问,到1900年为止,《绿野仙踪》是美国的最佳原创幻想小说。”

它还是一部被贴上了美国标签的幻想小说。不管是它的故事背景,还是出场人物,都相当的美国化。你看,它的背景是美国的——小女孩多萝西住在堪萨斯,是美国中部一片被太阳烤成“除了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的大草原;人物是美国的——我们先来看主人公多萝西,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她住在乡下的小房子里,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但她阳光向上,善良,对同伴总是热心相助,不怕危险和困难,用艾莉森·卢里的话来说,“她绝对是一个新女子……她勇敢、积极、独立、敏感,敢于挑战权威”。书里有一段描写,形象鲜明地反映了她的这种性格,当她第一次见到奥芝(椅子中央一个巨大的头颅)时,请求奥芝帮她回家,奥芝问她:“为什么我要帮你这个忙呢?”她回答得毫不畏怯又充满了十足的孩子气:“因为你强大,而我弱小;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而我只是一个无能的小女孩。”再来看看配角。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是被称为民间童话中“神奇的助手”一类的人物,但他们没有半点魔力,查尔斯·弗雷和约翰·格里菲思在《重读童书》中说得对极了:“说到底,多萝西、稻草人、铁皮人和狮子都是‘平民百姓’。就是说,他们既没有特别的血统,也没有特别的家谱,不过就是一群平凡的登场人物。”

就连小说中的那个幻境——“黄砖铺砌小路的终点”翡翠城,也是美国化的,它是一个美丽的乐园,但不是一片魔法之地,如果你期待它是一个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地下世界那样充满了奇迹与稀奇古怪人物的幻境的话,那你的希望肯定会落空(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它的统治者、“伟大的可怕的奥芝”,居然是一个靠变戏法来欺骗人民的超级大骗子),它不过是一片比堪萨斯多一点绿色的土地而已。所以在结尾,当多萝西回到家里时,婶婶问她,“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她不是像爱丽丝回答姐姐那样“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而是认真地说,“我是从奥芝国回来啊”,就好像她刚从一個真实的地方回来一样。

不过要说整部小说中最具美国特色的,还是把多萝西刮到奥芝国的那场龙卷风。这无疑是弗兰克·鲍姆的一个大胆创举。堪萨斯是一个龙卷风频发的地区,相比魔法兔子洞,用这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把多萝西送入另外一个世界,显然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绿野仙踪》里有女巫,有魔法,比如一个没人敢伤害的好女巫的吻,一双跑三步就到家的银鞋、金帽子 and 飞猴……欧洲传统民间童话的影子若隐若现,但你不难发现,它既运用了某些民间童话的要素及其叙事手法,却又刻意拉开距离,表现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民间童话决裂的姿态,比如它抛弃了老套的精灵、小矮人和仙女,加进了气球以及类似机器人、人工心脏等许多新奇的玩意儿……这实际上都是作者的一种追求。德博拉·科根·撒克与琼·韦布在他们合著的《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一书中写道:“弗兰克·鲍姆在他的导论中,声称自己意图脱离‘过去的童话’,他暗示着,过去的童话将与20世纪无关。”他们所说的导论,其实就是《绿野仙踪》前面的一“致读者”(绝大多数的中文版都没有把它译出来),它更像是作者的一篇宣言,它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渴望它成为一个现代的童话,在这个童话里,惊奇和欢乐蕴其内,悲伤和梦魇拒其外。”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美国神话来解读。有人说奥芝国象征的是一个乌托邦,是美国人的梦想。有人说多萝西是男性世界的坚强女性……当然了,孩子们用不着读出这些隐含的意义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场龙卷风把他们和多萝西的小房子一起吹到奥芝国就行了。最后,他们又会和多萝西一起结束这次冒险的旅程,返回家中。

多萝西为什么要回家呢?稻草人和多萝西之间有那样一段好玩又意味深长的对话: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又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回到你说的那个干燥、灰色的堪萨斯去呢?”稻草人问。

“这是因为你没有脑子,”小姑娘答道,“不管我们的家乡多么可怕,多么灰不溜秋,我们有血肉的人生活在里面,而不愿住在别的地方,不管它多么美丽。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自己的家。”

稻草人叹了口气。

“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理解,”他说,“如果你们的脑袋里像我一样塞满稻草,你们也许就愿意住在美丽的地方,那样的话,堪萨斯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堪萨斯多亏了你你们有脑子。”

■短 评



每年的9月18日夜晩,北迄黑龙江畔,南达海南三亚,西起喀什的红其拉甫口岸,东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全中国百多个城市的上空,都会响起长长的汽笛声。这是在警示、提醒国人不要忘记“九一八”这个国耻日。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黑色的日子是和“满洲国”、“亡国奴”这些不幸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许多人却未必知道,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便从未停止过不屈不挠的抗争。14年间,先后有30多万关东儿女,或自发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斗争,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前赴后继,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载的浴血奋战,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代以来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历史——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英雄儿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是一套“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展示给广大读者的,就是那段反法西斯战争

“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以文学形式传英雄不朽

□王充闾

中可歌可泣的历史,是那些民族英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英勇献身的传奇故事和壮丽史诗。遥想当年,抗日将士们孤陷敌后,内乏粮布,外无援兵,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度过了多少零下40摄氏度的冰雪严寒,度过了多少靠树皮和野草充饥果腹的艰难岁月!14年间,东北的抗日将士,年年都有雪山要爬,年年都有草地要过,他们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与红军长征亘古未有、中外无二一样。这种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不渝,为自由为解放宁死不屈的精神,是我们关东大地的灵魂,是传承给子孙后代万古长新的宝贵财富。

今天,我们的青少年,都知道哈利·波特,知道美国大片里的英雄兰博和兄弟连,知道日本动漫里的火影忍者,可是,对于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名标青史、光耀千秋的抗日英雄,却少有闻知;有的即便知道点滴,也仅限于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几位曾见诸课本的杰出人物,而对广大抗日将士则知之甚少;即使是当年一提其名便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些传奇英雄,如周保中、冯仲云、李红光、赵尚志、冷云、邓铁梅、马占山、黄显声,等等,也所知寥寥。他们并不了解,当时有许多民谣、民歌,在口头与报纸上到处传诵不绝:“日本鬼子要挨枪,出门碰上李红光”;“小日本子要倒霉,上街遭遇邓铁梅”;“铁狮将军周保中,日寇伤军眼中钉”;“八女打鬼子,子弹花洒光,冷云地领头,投江不投降”;“清华秀才投笔从戎白山黑水,冯仲云教授身经百战成

郝月梅小说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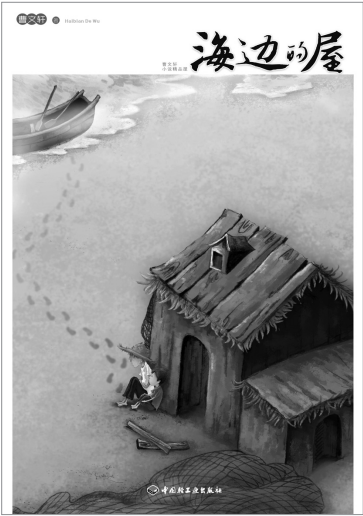
平凡生活的温度

□张锦胎

拨的那个手机号码,竟是同一小区里的第二天一早要高考女生的电话。无端干扰,以致使这位乖女生差一分没上本科线,以至有了以后的弯弯长长的故事。而小说主人公无意中摔碎了老师桌子上青花瓷小瓶,竟一条线似的牵出了为赔老师而一心寻觅,以及一心寻觅中发生的真假真真的情节。两本小书,竟凸显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涉及千家万户、关系一代人成长的热门话题——升学热、财富热。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作家注视的,正是隐匿于儿童生活常态、细节中的热点问题。这种注视,使得时代的反映完全儿童化、内心化了,又正写出在体制的约束、僵化、市场的开放、导引、父母的希望、向往中当下儿童的成长状态。潜在而婉约,蕴藉而隽永,而这些,在不少儿童小说叙事中常常是被忽略的。

通过儿童生活的常态、细节写出当下儿童成长状态,说起来容易写起来难。郝月梅小说的叙事动力,不仅仅来自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而是来自于儿童出乎天然的情感观、价值观、世界

■新书快递



《海边的屋》,曹文轩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7月

“曹文轩小说精品屋”系列包括《黑森林》《海边的屋》《独臂男孩》《小号传奇》4部,该丛书由作者精选其历年来中短篇小说代表作组成,如《拉手风琴的人》《十一月的雨滴》等,重在用朴素优美的文字讲述人性真、善、美的故事。丛书中加入了很多的精致彩色插图及黑白配图,提升了图书整体的艺术性。其中作者重新修订的《小号传奇》,电影拍摄已在筹备中,将由3次获得金马奖的台湾知名摄影师、电影导演陈坤厚执导,值得关注。



《马王》,许廷旺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6月

天苍苍,野茫茫,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家园,与牲畜共命运的游牧人,在浩瀚的绿野上谱写生命的赞歌。长久以来,艰忍的游牧人与自己的骏马为伴,在牧羊犬的帮助下放牧羊群,时刻防备觊觎兽群的野狼。这就是台来花草原游牧人的生活。内蒙古作家徐廷旺近期尝试动物小说创作,创作了很多游牧人与这些生灵的传奇故事,讴歌他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热爱土地的质朴感情。在这套书中,小读者会体验到别具特色的牧人生活,以及祖国辽阔北方的壮丽景色。



“塔罗牌的冒险游戏系列”之《树妖的森林》,李榕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

地球女孩安落12岁生日时突然拥有了想象不到的魔力——疾驰的汽车在她眼前戛然而止,黑板追逐着同学狼狈逃窜,魔力为她带来一连串麻烦,甚至引来一对奇怪的少年男女……她的父亲因为背叛自己的祖国,被挟持前往宇宙中的一颗奇异星球,安落也去了那里。这颗奇异星球是阿卡那,它拥有能量源自一块神秘的魔石,安落和她的朋友们历经艰险进入魔怪纵横的森林,魔石说:“欢迎来到树妖的森林,在这里,得到就意味着失去你不以为意却足珍贵的东西……”森林里到底隐藏着何种阴谋,阿卡那魔法星球保留了什么样的秘密?当现实世界变得枯燥乏味,不妨在这本书里体验一次不同寻常的魔幻旅程。

(荣智慧)